

尊重捐赠人是慈善的底线

□邓海建

11 月 29 日，中国首善陈光标为南京一名保洁员过生日，同时给另外 49 名环卫工发红包。然而前天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卫工透露，发给他的红包和羽绒服都被上级收走了。管理部门的说法是，当时受捐助的环卫工是部分代表，这些善款善物将由该景区所有环卫工平均分配，而衣服也将“择优发放”。(12 月 9 日《河南商报》)

这就好比我们给了乞丐者一片面包，权力部门随后却将之从乞丐者手里收回，语重心长地说，还有更多缺胳膊少腿的弱势者，这样吧，我分半片给你，留下半片给更饥寒交迫的人。于是你会发现，个体的慈善行为

“被泛爱主义”了，施与者的意愿被偷梁换柱了——即便目的正义，在程序上，公权已经强暴了慈善主体的意思表达与权利主张。

如果陈先生就是将款物捐赠给这 50 名环卫工，收回重新分配就涉嫌违反了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《合同法》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“好心”大有“蔚然成风”之势。慈善家余彭年先生说过这样一件事：此前，他给某省捐赠了 10 辆进口三菱救护车，两年后却得知，救护车里设施被改造，成了领导专用车。盛怒之下，余先生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，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——然而他没想到，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……这些年，慈善组织的善款被政府部门“统筹使用”的现象，更是司空见

惯。

可善款不是财政拨款，公权既无权处置，更应与其划清界限。因为捐赠是赠与的一种，是附条件的赠与，区别于皇粮国税。“上级”离民间慈善越远，门槛锁链越少，慈善类 NGO 与民间善行才能越发蓬勃。

而慈善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财富的“第三次分配”，显然是要区分于经济领域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：它以公平当先，彰显人性的悲悯与大爱；它是公力救济的补充，因此无须讲究效率，也无法从全社会的角度考察效率。对慈善事业公权可以引导，但无权将他人的捐赠拿回去重新分配。道理很简单，财产的所有权是支配权的根本，尊重捐赠人意愿是慈善的底线。



手机彩铃 当年终福利

“一张订报单、一个公司宣传彩铃、免一年公司地下车库停车费……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公司年终给员工的各种福利。”11 月 30 日，在一家日资广告创意公司上班的 Lucia 告诉记者：“她们对公司年底发的这些福利，感触就是——抠门儿。”

美堂/漫画

贪官装傻尿裤子，不能仅当笑话看

□二木

原广西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龙志华因贪污受贿上百万元，被判刑 20 年。这位厅官贪腐故事的精彩，不仅在于其连救灾款也揩油、迷信风水造生态景观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反调查能力：在调查期间，为了逃避问题，他不但装疯、装傻、装病、装死，还故意尿裤子，调查中要尽无赖之能事。(12 月 8 日中国新闻网)

装疯卖傻，故意尿裤子，显然是贪官反调查、反侦查的手段，是想以这种无赖的方式把水搅混，为侦查设障。对贪官这种充满笑点的“故意尿裤子”装疯行为，还真不能当笑话看，这说明在这么多年来反腐者与腐败者的较量中，贪官的反侦查、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了。

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另一条有关贪官的新闻，说湖北鄂州一位贪官落马前曾多次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，几次与同伙进行反调查“演习”，

给办案者带来了很多障碍。广西这位厅官，又是装病装死，又是故意尿裤子，估计在心中也进行过无数次类似的反调查“演习”了。

不过，20 多年前反腐反贪刚开始时，贪官们是真有被吓破胆的。去年《人民日报》曾采访中国首个反贪局——广东反贪局的首任局长，他谈起了当年这样的反腐盛况：那场地震式的反腐风暴中，首月就有 3485 人自首，在通告期限的最后一天，至深夜 12 点钟，还有人到反贪局排队等候投案自首。连夜排队等候自首，被吓的程度可想而知，估计不但胆破了，还真有人尿了裤子。

可经过 20 多年与反腐者的较量，贪官也在“成熟”起来。其一，他们对腐败的耻辱感大为减弱，不再以贪腐为耻；其二，因为见过了大世面，心理已经非常坚强，不会一看到纪委让自首就惊慌失措了；不是纪委一找自己就立马“竹筒倒豆子”了，而是学会了反侦查。贪腐越来越隐蔽，即使被

发现了，调查者也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进展。这在龙志华的身上表现得很明显：以借钱的方式受贿，证据确凿也不认罪，在提审时甚至行贿办案人员。

看这位贪官的表演，丝毫没有落马者和阶下囚的样子，而像与办案者玩智力比拼和心理较量游戏的老手。在反腐战争中，这样的老手越来越多了，专家的调查显示：如今贪官的潜伏期是越来越长了，从 1978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 2 至 3 年，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，平均潜伏期为 6.31 年，最长的 14 年。潜伏期这个数据，说明贪官越来越会装、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。

装疯卖傻，说明贪官们应对调查时的心理成熟，贪官的心理防线不崩溃，案件就难有较大的进展。贪官故意尿裤子，不是笑话。反贪机构当有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的应对能力才是。

前倨后恭的“道歉秀”不可轻信

□雷磊

长春一名着警服男子开车撞伤人后殴打伤者，并扬言自己是警察，打死可以赔偿。引起上千群众将其围住并砸车。这名男子遭到网友人肉搜索，搜索结果显示，夫妻两人都是镇赉县当地的干部。相对于汹涌的网络民意，受害人则称“警服男”已道歉。(12 月 8 日《广州日报》)

当下的伤害事件中，似乎加害人道歉的越来越多了，从嚣张跋扈到学会表达歉意可谓是一个进步，仿佛让人看见了些许人性。

从“李刚门”到“警服男”，都可以

听到“真诚”的道歉，甚至还能看到加害者“悔恨”的泪水。以至于道歉成了公共事件里的“保留曲目”，值得细细玩味。作为一个善良而单纯的人，因加害者声泪俱下而谅解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，可就这些道歉本身来说，信，你就上当了。

其实，这些所谓的“道歉”在逃开了民众眼睛之后，往往如当初一般蛮横无理。所以，当网络大军“人肉”出“警服男”夫妻两人都是镇赉县当地的干部时，听到“警服男”的道歉，我笑了。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，这样一个开车撞伤行人后殴打伤者并扬言“打死可以赔偿”的加害人，其道歉真

的就是认识到自己暴行的悔恨？其人生境界提升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完全无法同之前的人联系在一起。

这些前倨后恭的“道歉秀”，可谓是在施暴之后对于受害人尊严的再一次羞辱，也是对公众智商的羞辱。其内在逻辑不过是为了消弭影响或者逃避谴责的缓兵之计，在“拔出萝卜带出屎”的年代，这也是强势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技巧。这时候，我们才明白施暴者们面对电视镜头时，那些伤心的泪水并不是为了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而流，只是为了自己而流罢了。



项城发现 明代监察御史夫人墓碑

□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/图

本报讯 近日，项城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接到文物业余保护员单晓明反映，称自己在项城市秣陵镇一村民家中发现一块明代石碑。随后，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秣陵镇实地走访勘查，后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，石碑很快被找到。石碑保管人刘振兴表示，主动将石碑捐赠给项

城市博物馆。

昨天，记者在项城市博物馆内看到，该石碑材质为青石结构，重量 75 公斤，面积约 0.6 平方米，碑文字迹清晰可见(如图)。据碑文记载，此碑为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张遇夫人冯氏的墓志铭。目前，石碑已被安全送往项城市博物馆妥善收藏保管。

线索提供 秦涛 锦杰 朝阳

“别墅保障房”：赢者通吃？

□胡印斌

杭州市政府日前宣布，未来 3 年将供地 1500 亩，用于建设人才专项用房 150 万平方米。今年开工的 50 万平方米人才房，占用了一半的经适房指标。目前，在西溪湿地建起的类属保障房体系的别墅，已有杨澜、余华、赖声川、朱德庸等数十位文化界名流入住。(12 月 7 日新华网)

保障性住房的概念再宽泛，也有特定的目标群体，那就是中低收入人群，其要义是政府对民众“住房权”的责任和担当。杭州的高端人才、高收入群体也被纳入保障房体系，不过是地方在有意滥用保障房的名目，给高收入者锦上添花罢了。

在市区房价早已突破 2 万元的杭州，大批高端保障房的横空出世，堪称一道刺眼的风景。在资源相对固定的前提下，异化了的高端保障房，已经侵害了中低收入者的权益，使得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，其所维护的不过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不当权益。

不能让“先污染，后拆迁”流行

□冯永锋

江苏省大丰市大丰港经济区南新村最近得到了“好消息”，这个村子将整体搬迁，给污染企业腾出“发展空间”。(12 月 7 日中央电视台)

南新村的村民不知道是该感谢当地政府还是该感激污染企业。他们要感谢当地政府，因为在被企业持续伤害多年后，他们有了逃避污染的可能性，转移到另一个污染可能同样严重的地方。他们必须感谢企业，如果没有二十多家企业全方位高频率的“立体污染”，把空气、水体、土壤以及当地人的健康全部伤害殆尽，他们可能连进城、上楼的机会都没有。因为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，这些农民是些“粗放经营”的人，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前途，非常需要污染企业帮忙改良。

各地近年来饱受强拆困扰而求解无术的某些官员们，会不会迅速把江苏大丰这个“先污染，后强拆”事件，当成地方政府聪明套取土地的成功模式？

有人可能会说我想得太阴暗了。可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此事的来龙去

脉就非常清楚：想发展经济需要牺牲时，第一个一定是底层的这些弱势群体。当年，大丰市南新村的居民，为了改造这片盐碱地，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；后来，他们为了承受企业的污染伤害，又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；接下来，他们为了支持当地污染企业的“再上新台阶”，必须背井离乡。完全可以想像，这样的经历对南新居民所造成的心灵创伤。

被伤害的人，理应得到足够的补偿。但是，大丰市的几十户农民能得到什么呢？按照当地开发区领导的说法，当地所有的污染企业是“符合国家标准”的，手续齐备，环评过关，监管得力。因此，因为污染而受了损失、得到伤害的当地居民，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理由让法院支持他们的经济损失赔偿要求。

江苏大丰市的这些居民还可能得到什么呢？按照当地的“理想规划”，他们将可能被送进城市，过上比此前更“美好”的生活。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？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提更多的要求？然而，这是他们希望过的“理想生活”吗？恐怕不是吧！